

这是黄河千百年来最动人心魄的声音,这是民族在危亡时刻发出来的怒吼。《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一直激荡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 听见黄河

■梁捷

##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我是在春天踏上这片黄土高坡的。汽车沿着滔滔的大河,在蜿蜒的山路上爬梁跨沟,我新奇地注视着窗外,坡上的草木已经染上了新绿,山岗间点缀着盛开的桃花。渐渐地,我听见远处传来隐隐如雷的涛声。

近一点儿,我看到了河谷里腾起的水雾;再近一点儿,我感到了大地在震动;更近一点儿,壶口瀑布突然展现在眼前!河水从收束的河道上如千军万马一般涌来,撞向崖壁,跌向深沟,在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那磅礴的气势,真的是“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我从未这么近倾听过黄河震耳欲聋的吼声,两岸起伏的高山似乎也在应和着它的旋律。脚下的河谷浪沫横溢,但不息的河水还是一股劲地冲进去,冲进去……

我脑海中立时浮现了《黄河大合唱》中“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的旋律。词作者光未然运用船夫号子的节奏,连续、反复地呼号。短促有力的音节,就像黄河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我想,一定是那隆隆的浪、滚滚的波,那浪波与崖壁搏斗的声音,激荡起光未然浑身的热血。河谷里腾起的漫天水雾,如同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所经历的风雨,倾洒在光未然身上。黄河巨大的咆哮声,连同那渡河时船工们齐声吼唱的号子,一齐注入了光未然的心灵深处。

1939年1月,光未然骑马从前线返回驻地,没想到马受惊失控,把他摔到一片干涸的河道上……战友和老百姓把光未然转移到担架上,轮流抬手抬脚,顶风冒雪,走了几百里山路,把他安全地送到了延安的边区医院。这时,冼星海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他听说光未然因受伤来延安治疗,马上赶来

看望。两个好朋友在病床前重逢了。

冼星海离开后,躺在病床上的光未然想起了抗战前线的硝烟、敌占区百姓的苦难,也想起了黄河两岸壮丽的河山,想起了牺牲的将士、遇难的百姓、烧焦的断壁残垣。这一幕幕在光未然的眼前反复上演。他想写一首长诗,正好演剧队的队友们也希望他写一部大合唱,而如今又在延安与冼星海重逢……冥冥之中,这一切好像都安排好了!光未然抑制不住灵感的撞击和创作欲望的热烈燃烧,在持续的剧痛中开始立意、构思和创作这部宏大的大合唱歌词,400多行诗句就像一泻千里的黄河浪涛。

1939年3月11日晚上,光未然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邀请冼星海在延安西北社社的一个宽大窑洞里举行歌词朗诵会。冼星海坐在门口。左臂还打着绷带的光未然站在油灯旁,先介绍长诗《黄河吟》的创作背景和歌词结构,接着开始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们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

光未然读完,窑洞里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冼星海听后,热血沸腾,创作的激情与灵感,也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无法遏制。在热烈的掌声中,冼星海霍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冼星海在窑洞里开始为长诗《黄河吟》谱曲。凌晨,因为缺少木炭,炭火盆里微弱的火苗熄灭了,而作曲家的激情依然在严寒中燃烧。他连续创作了6天6夜,于3月31日完成了全部8个乐章,并定名为《黄河大合唱》。从那以后,《黄河大合唱》和黄河一起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奔涌。

我第一次完整地现场聆听《黄河大合唱》,是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举办的一场演出中。舞台上大幕拉开,从惊心动魄的船工号子,时而徐缓时而激越的诗朗诵,到淳朴的乡音和悲愤的哭诉,再到疾风暴雨般保卫黄河的高呼……当雄浑激越的音乐在“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中结束时,我与在场的每一名听众一样,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充满激情的旋律打动,仿佛黄河的波涛正在胸中翻滚、激荡。

从壶口瀑布出发,我乘车来到圪针滩古渡口。当年,这是连接秦晋两地的交通要道,光未然和许多国统区的青年均由此渡河,奔赴圣地延安。站在古渡口岸边,我遥望那条光未然曾踏足过的河滩,此处的河水不再狂暴而是变得舒缓起来,日光清亮亮地洒在河面上,河水如同一块正在抖动的绸子。

我沐浴着湿润的水汽,听着黄河的流淌,任大合唱的旋律在心头激荡。“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的气概是这样激人壮志,在黄河这结实的胸脯面前,人们总会鼓起一往无前的勇气。《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一直激荡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 岁月长歌

### 大河·长城

■顾中华

黄河奔流入海 九十九道弯  
涛起涛落 涛落涛起  
在辽阔的大地上 不屈不挠  
几经改道 几获重生  
历尽沧桑 瘦骨犹带铜声  
不了解黄河 就读不懂中国

长城万里 横贯东西  
绵延起伏 守护这片土地  
仿佛一根历史的装订线  
连接起千年风雨  
历尽沧桑 瘦骨犹带铜声  
不了解长城 就不了解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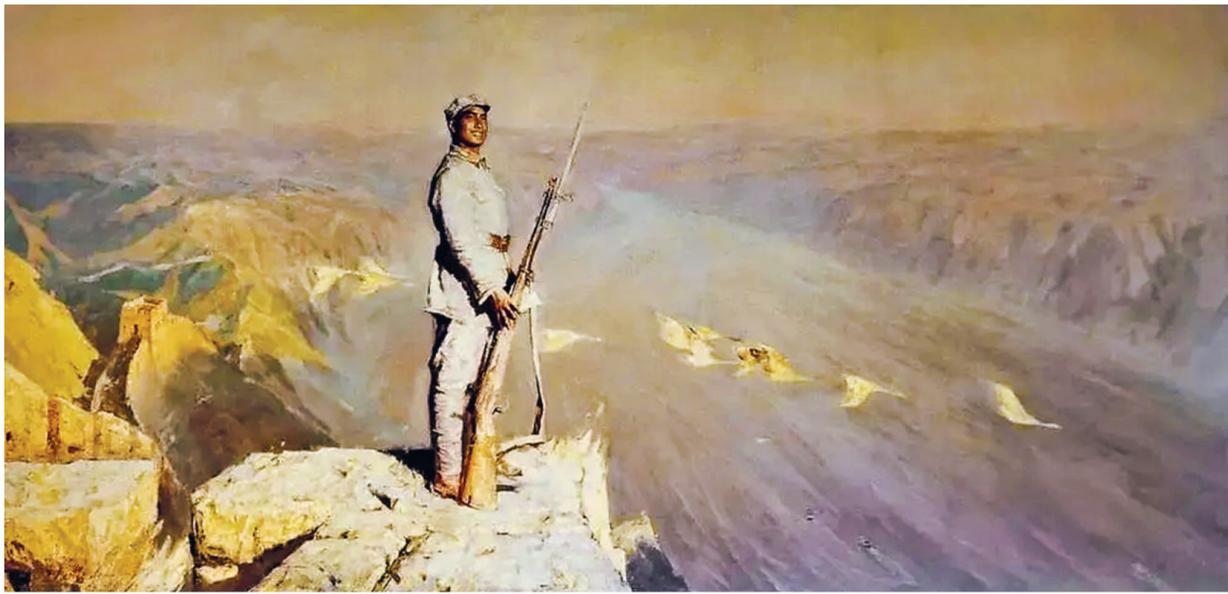
黄河 流进中国人的血脉里  
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基因  
长城 挺起中国不屈的脊梁  
为每个人打上精神烙印

当卢沟桥的枪声  
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黄河的每一滴水都在怒吼  
当敌人的铁蹄踏碎五月的鲜花  
我们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我们把高亢的民歌谱入黄河  
把暴风和岩浆倒进黄河  
把雷霆和火药埋进黄河  
一起合唱 咆哮  
然后  
此身化作身千亿  
端起土枪洋枪  
挥起大刀长矛

长城在黑暗中艰难地挺身  
抖落沉重的夜色  
爬上最高山脊 回望历史  
胜利永远属于正义  
向远处眺望未来  
目光越来越坚定  
八百里太行 大平原  
白山黑水 青纱帐和芦苇荡  
见证  
人民是真正的铁壁铜墙

黄河之水滔滔  
奔腾为一首英雄史诗  
涌起浪花朵朵 是你也是我  
长城垛口 如一排整齐的琴键  
弹奏出穿透时光的强音



## 画外音

该画创作于1972年,在1977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首次展出。作者陈逸飞曾撰文回忆创作构想:“《黄河颂》最初的构想,是画一个羊倌,扎着羊肚子头巾,仰天高唱信天游。反复思量后,发觉这种表现方式几乎是在诠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便毅然舍弃。转而改成一个红军战士,站在山巅,笑傲山河。创作过程中,我把山顶明亮如炽的光感复还到画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光……”

(李文整理)

黄河颂(油画) 陈逸飞作

## 动人心扉的情感交流

■八路军一二九师宣传队队员 曹欣

“皇协军”了。可宗书阁是个血性男子,不堪敌寇的蹂躏,不愿当亡国奴。我方了解这一情况后,就由敌工部长亲自伪装,深入敌营与他结为友好,不断提高他对党的认识,指明抗日救亡的光明前程。于是,他也常常用自己的心境去感染士兵,现在时机成熟,就决然起义投奔了抗日阵营。这是我们深入敌人心脏瓦解敌军的一大胜利,也是宗书阁真诚爱国的必然结果。

宣传队黑夜出发,赶到驻地,宗书阁和全队弟兄走出好几里地来迎接。宣传队员分散到战士中间,问冷暖,话家常,谈感想……

我们找了块平坦的沿边地,支上几根杆子,围上几块幕布,搭起了一个舞台。演出就在这简陋的舞台上开始了。全营弟兄冒着寒风席地而坐,宗书阁也坐在他们中间。

大幕拉开,第一个节目就是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天虽然那么冷,人们却寂静无声地倾听着。每一句歌声都像是对他们说的心里话,每一个音符都在撞击着他们的心。当朗诵到“这是河东民众痛苦的呻吟!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们听吧!”宗书阁即潸然泪下、痛哭失声,不少弟兄也随着《黄河怨》的歌声低头落泪。在我们唱罢《怒吼吧!黄河》,宗书阁再也按捺不住了,跳上台去,表演了一个即兴自编的快板,诉说他们被强迫改编为伪军后所受的压迫与欺凌,和誓死御侮的决心。有的弟兄竟在快板声中流泪呼喊着。

我真没有想到,这场动人心扉的情感交流,竟是在歌声与快板中进行的。这是一首以《黄河大合唱》为基调的御侮的歌、誓师抗战的歌。它震荡着在场者的心弦,坚定了全营人员的抗战决心。

(题目为编者所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 笑看旌旗红似花

■雷从俊

### 走近抗战英雄

作家莫言的诗句,概括了赵一曼的战斗历程。在珠河,她和战友们纵横驰骋、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5年11月,赵一曼所部被日伪军包围,战斗中她左臂、左腿先后负重伤。她在抗争中陷入昏迷,不幸被俘,被送到哈尔滨监视治疗。其间,她宣传抗日救国真理,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的帮助,逃出了医院,但又再次被捕,并被带回哈尔滨。在长达270多天里,敌人对她施以各种难以想象的酷刑。她一次次昏死过去,却始终咬紧牙关,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

1936年8月2日凌晨,一列火车从哈尔滨驶向珠河。火车上押解的,正是赵一曼。气急败坏的日军从她嘴里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决定把她押赴珠河行刑。火车冒着白烟,沉重地喘息着,像一个被奴役的壮汉,极不情愿地向前蠕动。它似乎清楚地知道,英雄生命的倒计时从它启动那一刻已经开始。

2025年5月2日,凌晨5时36分。T17次列车从哈尔滨缓缓驶出,向昔日的珠河开去。之所以选择乘坐这趟相对较慢的火车,是因为我不想让速度压缩时间,让自己以大致同频的节奏体悟另一个伟大的生命,以特殊的方式追思、致敬先烈。

“去尚志旅游吗?”刚上车,邻座一位男子主动打招呼。“去珠河,赵一曼的珠河。”我说。他一时还没把尚志市和珠河联系起来,但听到“赵一曼”3个字油然敬起:“可以到一曼村看看,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很漂亮!”我重重地点点头。我知道那是英雄生命的转折

之地。这次珠河之行,我不仅要瞻仰赵一曼烈士纪念碑、赵一曼殉国地,还要到英雄被捕的地方追念缅怀,为她献上一簇芬芳的山花。

押解赵一曼的那列火车逶迤前行,英雄一点点地靠近她永远的宿营地。她料定“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她放心不下的,除了抗日救国事业还有亲人们,尤其是年仅7岁的儿子。作为母亲,她有千言万语,却只能诉诸笔端了。她向押解人员要求笔纸,在火车上给儿子写信。

T17次列车一路前行。突然,我收到老战友发来的一条短视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赵一曼生前的照片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只见她抱着儿子陈葆贤,时而颌首微笑,时而举起手臂打招呼。孩子晃动着小脑袋,挥舞着小手,可爱极了。面对“活着”的赵一曼母子,我的内心升起欣慰的温情,更蓄满感动和力量。

在火车的颠簸中,赵一曼的信写好了。她先是写了一封,言犹未尽,接着又写了一封。信中,她声声呼唤着儿子的乳名“宁儿”,重申自己的革命主张,简述自己和丈夫的战斗经历,表达自己作为母亲的遗憾,对儿子的未来寄予热望,可谓字字泣血、句句锥心。我多次在网上查阅这两封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的绝笔信,每每读来,都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母亲血染的叮咛,更不啻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英雄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箴言。

T17次列车缓缓减速,前方就是尚志市,就是我心中的珠河。透过车窗望去,黑土地无边无垠。近处,人们在翻地播种;远处,人们在矮林之间追赶着

希望。这方热土安宁祥和,让人恍惚间觉得那些血泪故事已经远去,甚至“赵一曼”这个名字也变得模糊起来。

“儿女英雄何处觅?且从尚志到宜宾。”在祖国大西南的四川宜宾,在当年的故乡,她是封建地主的女儿李坤泰;后来走出宜宾,她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李淑宁;再后来走出国门,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李一超。“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寇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赵一曼”这个化名已然成为英雄的代名词,“我们的女政委”已然成为珠河的女儿和守护眼前这片土地的最为坚韧的根须。



图为烈士故乡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中的雕像。

学术支持:褚银  
版式设计:方汉、杨磊、贾国梁

###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1942年,斗争空前尖锐,敌人“扫荡”十分频繁,条件极为困难。

那天,队部接到一个命令:驻在彭城附近的矿警队起义了,一个营的队伍已经接到了根据地,要宣传队马上出发,到驻地慰问部队。

彭城和它附近驻扎的两个营矿警队,是营长宗书阁的父亲自费购买了枪支、雇用了人员编组起来的“看家护矿”的部队,日军占领了那里就把它编为